

日本外史

十二

				和書門類
二	一	八	二	八
二	三	五	六	三
冊	架	函	號	二

庫文閣内			和書
一	二	二	八
四	二	二	六
函	冊	號	三
七			二
架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8632
冊數	22(12)	
函號	140	114

新刊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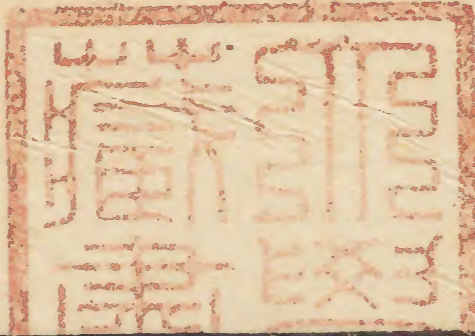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日本外史卷之十二

淺草文庫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毛利氏出於大江廣元。廣元十一世祖日本主。姓土師氏。爲備中介。本主生音人。音人歷仕仁明清和之間。至從三位左大辨。賜姓大枝氏。後更大江。與菅原氏並掌學政。音人生千古。千古之後七世。曰匡房。有文武才畧。教源義家以陣法。匡房曾孫爲廣元。廣元佐源賴朝于關東。使之霸天下。以其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東上ノ
薦爲安藝介。遷因幡守。至正四位下。大膳大夫。兼
陸奥守。源氏北條氏之際。爲幕府元老。數定大難。
有五子。長子親廣。承久之役。屬官軍。不知所終。第
三子曰季光。爲左近衛將監。食相摸毛利莊。因氏
焉。娶三浦氏。死於其難。季光子經光。出鎌倉。居越
後南莊。經光子時。親復起。爲六波羅評定衆。足利
尊氏滅六波羅。加賜時親。以安藝吉田。及河內利
田。時親生負親。負親生親茂。親茂有三子。師親。匡
時。直衡。皆隸新田義顯。義顯爲足利氏將。高師泰

所滅。負親以下。猶屬官軍。獨師親去。屬師泰。師泰
之攻石見。敵阻劫川。師親與高橋某。先衆亂流。拔
三城。以功盡食吉田邑。及師泰敗。屬山名時氏。迎
親茂及二弟。共居焉。足利氏令武田氏。吉川氏。攻
降之。師親生廣房。廣房生光房。光房子熙房。嘉吉
之役。攻鱒坂有功。熙房子豐元。應仁之役。與小早
川氏守相國寺有功。豐元生弘元。弘元之子曰興
元。次日松壽。松壽幼有器量。其保嘗抱之濟水而
躡溺。保惶惧謝罪。松壽曰。行道而躡。常也。庸何傷。

比髻亂。詣嚴島神祠。既歸。問從者曰。汝輩何祈。曰。祈郎君主安藝也。松壽曰。汝盍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今願主一國矣。其所成可知已。聞者竒之。興元既爲嫡嗣。松壽出養於丹比氏。永正八年。加首服。名元就。稱少輔次郎。居猿掛城。食邑七十五貫。養士卒三百。會明使者來聘京師。路經吉田。善相者朱良範從焉。元就往見良範。良範曰。公秉漢祖唐宗之相。必宜威於四方。元就心自負焉。元就爲人隆準肉

角。音吐甚洪。在麾下。號令士卒。聲聞於諸隊。十四年。安藝守護武田元繁據佐東。銀山矯將軍命。攻畧國內。十月。攻有田城。城屬吉川經基。經基與興元善。是時。皆在京師。元繁柵于中堰。使熊谷元直守焉。別遣千騎。焚猿掛城下。元就以二百人出戰。不利。吉田兵聞急來援。元就乃分兵五百。備元繁援路。而以千人疾攻元直。破而斬之。元繁遣兵來援。不及。乃留一將。當有田。自將四千騎來戰。元就令吉田將志道廣好潛兵出敵背。夾擊破之。元繁

挺前濟水。我兵射洞其胸。其兵皆潰走。乃報捷京師。大內義興爲足利氏管領。爲請褒賞元就。元就遂并領武田氏邑八千餘貫。經基妻以其孫女。元繁子光和。猶據銀山不下。十七年。興元卒。子幸松嗣。外祖父高橋久光與元就並輔之。大永三年。久光父子與備後三吉某戰而死。元就赴援。撫其遺臣。并其邑萬餘貫。六月。出雲國主尼子經久攻大內氏將藏田信房于鏡山。元就奉幸松爲先鋒。陰誘信房叔父某某斬信房出降。被誅。經久本六角

氏。其祖父持久爲伯父高詮幹國事。至於經久滅塩冶某。取富田城。轉畧山陰諸國。南出兵侵大內氏。大內氏世居周防山口。爲大宰大貳。雄長關西。是時。大內義興在京師。聞變馳歸。自是連年攻戰。石見安藝豪族介立其間。嚮背無常。獨毛利吉川武田氏常附經久。七月。幸松病卒。無嗣。家臣聚議。選於羣叔。以元就爲嗣。八月。元就入吉田。元就弟就勝。與坂某渡邊某謀殺元就。元就覺之。襲殺就勝及坂渡邊。坂者桂廣澄兄。志道廣好弟也。乃使

人諭廣澄廣好曰吾不以坂故疑汝也廣好拜謝廣澄弗信自殺其子元澄聚族據城元就單騎往諭降之四年五月大内義興使其子義隆與其將陶持長將二萬人攻安藝諸城屬尼子氏者七月尼子經久遣兵援之敗績八月元就以部兵四千夜斫大内氏營破之持長解去七年元就入京師任右馬頭爲幕府相伴衆享祿二年熊谷信直以事怨武田光和以高松城來歸元就光和怒攻之不利憂憤死香川光景亦以八木城屬元就將攻

銀山銀山餘衆終奔若狹天文四年元就率光景信直等二千騎東畧備後攻高野城城將乞援於播磨赤松晴政未至元就急攻拔之并其兵又徇下數城先是尼子經久逐子興久殺之立孫晴久晴久遇元就亡狀大内義興病卒於享祿元年遺言義隆曰元就與晴久有郤宜以是時奪爲我援慎勿失其驩心吾嘗德彼彼豈不記之陶持長奉遺命百方通好元就終應之攻下國內諸城屬晴久者晴久大怒欲親來討之經久曰元就材武善

用兵未可以力取也。不若先定備後石見以形勝制之。經久弟義勝亦諫止之。晴久皆弗聽。吉田城東北有曹山。元就患敵陣山上以瞰城也。會出雲間來入。元就覺之。乃議曰。敵陣曹山。吾與穴戶隆家夾擊之。陣三猪口。則非吾利也。隆家元就女婿。守五龍城者也。間者走報晴久。九月。晴久將騎卒五萬來陣于三猪口。助武田氏餘黨復銀山。四近將帥怖晴久兵威。不敢援我。獨穴戶竹原小早川諸族遣兵數百入城。城兵凡三千人。北軍焚掠城。

兵輒出擊走之。晴久叔父國久部屬精勁。稱新官黨。忿北兵數屢。以萬騎來挑戰。元就設二伏而出戰。敵覩我寡單。縱兵而進。路狹不得齊進。伏兵夾擊破之。晴久乃作三柵于宮崎以逼城。大內義隆遣陶隆房等將兵來援。陣天神山。十年正月。元就請隆房備晴久而自與長子隆元攻宮崎。元就進破二柵。隆房與尼子義勝戰于三猪阪。義勝死。晴久夜遁。城兵尾擊多斬獲。銀山兵聞之亦遁。十二年正月。義隆大舉攻富田。元就以兵二千從。與周

防將秋山某夾川陣。四月河水大漲。城兵急攻秋山。元就曰。吾祖騎渡劫川。況此一衣帶水乎。亂流援擊。走之。七月。義隆敗走。元就整隊徐退南還。是役也。吉川興經與北軍將十餘人叛。晴久導周防兵已而復附之。義隆以故敗。

吉川氏出於駿河人吉川友兼。友兼誅柁原景時。子孫以功食安藝大朝。後十二世爲興經。興經嬖大塩某。其下皆怨。殺大塩。廢興經。議曰。毛利右馬與先公婚。其子皆先公外孫。可養以爲嗣。乃請元

就次子元春入新莊城。奉以爲主。元春弟隆景亦出爲小早川氏後。

小早川氏之先出於伊豆人土肥實平。實平仕源氏。食安藝豐田。後十六世曰正平。正平子繁平。幼失明。其族黨議請養隆景。妻以正平女。居沼田城。於是吉川小早川並爲毛利氏羽翼。人呼曰兩川。元春稱治部少輔。豪爽善用兵。隆景稱左衛門佐。美姿儀。沈斷有謀慮。皆類元就。元就以元春未有伉儷。使兒玉就忠密問其意所嚮。元春曰。吾欲得

熊谷信直女。就忠曰。郎君得無謬聞其美乎。彼女醜惡無匹。君必悔之。元春哂曰。然。吾素知其醜也。抑古名將多以女色失其勇。所以人不取而吾取之。人不取而吾取之。信直必感喜。為吾出死力。此間將卒孰出信直右者。吾與之聯鋒。以為家君之先。所向無不摧破耳。就忠慙服。告元就娶之。信直果大喜。毛利氏兵鋒益銳。十七年。元就携隆元。元春。隆景。赴山口。義隆養內藤興盛女。妻於隆元。使陶隆房與元春約為兄弟。義隆性文弱。山口多廷

臣避亂者。而明人常互市焉。義隆耽咏歌。學梵譯。不復問武事。陶持長嘗憂之。持長子義清。幼聰敏。常誹義隆曰。是墮落沙門。流竄公卿耳。持長視其有不臣之志。藥殺之。更養妹婿。問田某子。是為隆房。隆房悍厲。頗得士心。持長既死。隆房與義隆嬖臣相良。武任有郤。結杉重政。青景。隆時。內藤興盛。謀殺武任。武任怖而遁逃。冷泉隆豐勸義隆。速誅隆房。不聽。隆房佯乞骸骨。歸其邑若山。日謀反逆。家臣深野康澄。宮川房勝。引持長遺囑。大諫弗聽。



二臣交刺死。二十年八月。隆房遂反攻山口。義隆走法泉寺。其兵皆潰。前關白藤原尹房爲講和。隆房不肯。義隆航赴筑紫。阻風。還入大寧寺。賊兵來圍。九月。義隆自殺。隆豐等死之。義隆子義尊及尹房以下。公卿十餘人皆爲所殺。隆房更名晴賢。削髮號全姜。迎豐後國主大友義鎮弟義長爲主。曰。重政隆時。妬武任。勸吾行大事。乃發兵誅二人。初。晴賢之圖難。使人來說元就。黨已。咱以佐東郡。元就卻之。義隆臨終遺書囑元就曰。吾不幸爲賊臣

所弑。吞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雖無所囑。猶欲爲復仇。况有是乎。諸將曰。彼凶燄方熾。未可與爭衡。宜內養威力。外示柔弱。觀釁而動。元就從之。二十一年秋。元就攻拔槌山志和諸城。是歲。備後江田隆貫叛。歸尼子氏。元就攻之。至泉橋。尼子國久將數萬騎來救。隆貫。元春以部兵二千擊走之。會霖雨。川漲。國久隆貫退入山內。元就亦歸。備中人三村家親來屬。二十二年。以家親爲鄉導。攻穗田爲資降之。初。我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賴氏山井
將井上元兼以豪宗不奉法令。竊言曰：主公欲誅陶氏，陶氏嘗救我，恩可背乎？元就以計族誅之。於是會諸族屬，議討晴賢之計。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曰：善。乃上書曰：太宰大貳義隆承父祖遺業，存心於王室，而為賊臣晴賢者所弑。臣元就奮微力，圖討伐，未得成其功。伏冀得討晴賢一行詔，糾合徒屬，以靖西陲。初，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莫敢奉詔。及元就書至，即制可之。元就得詔，感喜，移

書遠近。津和城主吉見正賴，世與陶氏讐，首應之。晴賢怒，攻津和。元就遣兵援之。二十三年五月，元就與諸子將兵西出，取銀山、草津、櫻尾諸城。遇陶氏兵于折敷畑，擊破之。陶氏骨鯁將有江良興房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言興房送款。晴賢族誅興房，遂檄周防、長門、豐前、筑後、石見發兵東下。元就聞之，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津。我悉眾援之，不過五千人，勢力懸絕，與戰平地，不可克也。為今計者，宜城巖島，誘而蹙之。弘治

元年五月。城于島之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諸將皆相言曰。此公常不拒諫。今何乃爾。六月。城成。命已斐新里二氏。以兵數百守之。使草津櫻尾仁保諸城互爲策應。旣而聲言。吾悔不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卽爲敵有。諸城從陷。吾計莫失於此。九月。晴賢留其子長房于若山。而自統騎卒二萬。戰艦千餘艘。至岩國。議戰所嚮。大和興武曰。先拔櫻尾。則諸城不攻而陷。弘中隆包曰。請分兵。一攻櫻尾。一備其援路。彼不敢出。出則

與之相持。而遣輕兵擣吉田。彼進退失據。不血刃而可取。晴賢曰。吾欲先取嚴島。城脆將孱。而不便於援。聞元就甚悔之。吾取以爲根據。分兵攻諸城。是萬全策也。隆包曰。彼真悔之。必不宣言。宣言者。得非以餌我乎。晴賢猶豫未決。故櫻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已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貽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其醜詆。晴賢覽之大怒。元就又令桂元澄詐送款約。俟元就渡海赴援。翻城爲內應。晴賢乃決意攻嚴島。十月。建牙塔岡。燒民舍。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賴田山本
布陣。舟艦櫓比。喊聲震海。城兵嬰壁堅守。賊有鳥銃七口。櫓楫不支。積土豚扞之。晴賢遺書元就曰。公爲先大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之嚴島。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就笑曰。使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衆問故曰。其地迫狹。彼側肩躡足。不便進退。兵愈衆而鋒愈鈍。我以死士數千衝之。克可必也。乃使穴戶隆家留守吉田。而自率精兵三千餘人。南行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國內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

不從。初伊豫有能島來島二族。閑水戰。晴賢元就並招之。二族以三百艘來屬元就。元就勞之。往問城中消息。賊四鑿地道。樓櫓殆覆。以大索維持之。元就移陣大立山。晦日。盡返老弱輜重于草津。纍纍不絕。賊望見以爲我收兵也。於是元就令諸將士。人以二條布約袖。佩一日糧。約暗號。比暮上船。會大風雨。士卒震怖。請俟風定。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灯于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返舟北岸。以示必死。遂上博尾碕。直出塔岡。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賴朝五十一
背隆景別率伊豫船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警邏者。穿賊艦而入。賊或誰何。浦宗勝大聲答曰。筑前兵應徵來矣。辟船而達。稍稍上岬。兩隊皆陣。天將明矣。元就命吹螺鼓躁。乘高下擊。賊諸軍大驚。爭萃其牙營。營填咽。自相擊刺。元就大呼曰。進。諸將士破柵而入。賊兵終大潰。晴賢咄嗟過走者。不能過也。賊爭舟而遁。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便行步。從者扶掖至海岬求舟。不復覩一隻。遂自殺。隆包以殘兵百餘棲崑洞中。元就惜其才。使人說降。

之不肯而死。已而獲晴賢首。元就嚴建旗鼓。奮鞭指其首曰。弑逆之報。乃嬰天誅。今何如也。諸軍揚凱。元就留嚴島。十一日。引兵返小瀉。葬晴賢首于洞雲寺。元就既誅晴賢。威震關西。周防人相驚曰。毛利軍至矣。陶長房教義長乞援於大友氏。大友氏弗敢應。十二月。元就進陣崑國。遣隆景徇玖珂郡。至上關。杉重輔爲內應。攻殺長房。將士相疑。皆送款。元就聞。尼子晴久窺備後。石見。未肯深入也。乃招降備後豪族山內隆通。又命元春守石

見而自引軍向山口。陶氏故黨以萬人距煤間城。隆元攻之。城帶泥淖。我兵不利。三年三月。元就將萬騎發嵯國。令士卒人持篋與席。以傳城下。投篋於淖。布席其上。踐以登城。麤殺其兵。山口騷擾。悉甲拒右田岳。元就與隆元合兵二萬。攻降之。使一將守之而進。吉見正賴來會焉。義長怖走勝山。於是元就整諸軍入山口。內藤隆春等迎降。元就遣六千騎扼長府下關。以絕大友氏援路。而令福原貞俊攻勝山。殺義長。及晴賢季子雀壽。周防長門

士民雲集山口。豐前筑後諸城又多送降者。元就盡除弊政。免租賦。分邑賞諸將。置戍于下關門司。三尾。鵠峯。四處。四月。凱旋安藝。是時晴久入備後。數攻隆通。不能下。轉向石見。不敢入而去。十一月。陶氏餘黨起攻鵠峯。元就將萬人往平之。轉攻周防。故將益田藤包于三角城。元春隆景說曰。藤包勇智不下正賴。而與之有郤。宜兩存之。使相鈐制。乃招降藤包。元就於是盡取大內氏地。遂圖尼子氏。而患尼子國久強悍。謀除之。尼子經久娶吉口

川經基女。而元就亦為其孫女壻。是以託姻戚。數通使幣於國久。晴久頗疑之。義勝之死。其子經貞猶幼。國久攝其邑。及長。不返與。經貞啣之。於是元就令死囚懷書入出雲。殺之道上。行人聚觀。取其書。乃元就與國久約內應者也。晴久獲書大驚。名經貞。問曰。聞新宮黨陰通安藝。女豈知之乎。經貞媒孽之曰。臣數見其密使往來。晴久乃伏甲要殺國久父子。殲其黨。北兵自是弱矣。永祿元年二月。元就使元春陣出羽。與尼子氏將小笠原長雄本

莊常光戰未決。神邊城主杉原盛重來援破之。五月。元就攻降長雄。晴久來救不及。三年二月。攻取松山。八月。誘降常光。定石見。是歲正月。天子行即位禮。元就獻金助資焉。詔以元就叙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賜菊桐章。尋遷陸奥守。而隆元代之。十月。入出雲。軍于赤穴。迎降者十餘族。常光為先鋒。縱火岩坂。常光負功汰虐。元就與元春隆景謀曰。彼服可用。而叛不可制。已叛於尼子。何有於我。不若速除。十一月。襲殺之。降將因是多叛。五年十月。

元就由白瀉入城于洗合山去富田七里建爲本營築連珠砦以漸逼富田迎京師公卿文儒講書於軍中以示據久之意因幡山名氏伯耆南條氏嘗爲尼子氏所逐元就復之使收其義故以助攻尼子氏山名祐豐亦以伯耆來屬十二月晴久病卒其子義久嗣大友義鎮與義久通好數攻門司乃遣隆元隆景以萬餘人赴援取神田城留天野隆重守之隆元留屯岩國六年二月義鎮以二萬人攻神田不能下會天使一人至自京師令我與

義鎮和弭兵隆元乃爲其子輝元約娶義鎮女又令與義久和元就疏不可和者十條辭之七月隆元撤守歸觀過吉田將士勸入城休息隆元曰家君衰老櫛風沐雨吾何忍休乎八月至舟木和智隆寶要而饗之疾作卒年四十一隆元性仁孝元就嘗罹疾祈以身代之其在岩國大友氏陰招周防長門將士將士皆不忍叛焉元就得訃慮軍氣沮出令曰欲吊亾兒者力戰自將攻白鹿城城將松田兵部能拒乃使銀山礦卒鑿地道城兵亦鑿

而迎之。鬪于穴中。城兵遂塞穴而却。乃截其汲路。松田盛米于斗。灌注馬足。我軍士視之以爲水不之也。九月。義久聞白鹿急。遣弟倫久。將萬騎援之。欲動我兵決戰。平旦來挑戰。元就不應。日晡倫久將去。元就乃鼓而進。敵敗走。先是元就遣香川光景。助三村家親畧備中。滅吉田氏。七年三月。入伯耆。并南條行松氏兵。絕富田糧道。會行松死。杉原盛重受命。攝其家事。初盛重爲杉原忠興家臣。忠興據神邊。拒我兵。終降。及其死。元就命盛重爲之。

嗣盛重嘗製陣法。以弓翼鎗。與富田兵戰湖上。再克之。又收盜賊爲兵。有佐田某焉。妙於間諜。故盛重善知敵情。數有功。後徙八橋城。八年二月。隆元子輝元。與元春子元長。共來洗合。四月。熊谷信直擁元長。進擊走龜井安綱。八月。盛重拔江美。九月。家親拔大江。元就乃起石原龍山等十二寨。以環富田。謀竭其糧也。置關四外。榜曰。必殲之。毋使人遁。已而度糧盡。則撤關。更榜曰。降者釋之。城兵逃降相踵。當是時。義久寵臣大塚某。與義久嬖姬。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賴朝 三十一
相結。以讒諸將通款於我。九年正月。卯山久信被
誅。諸將皆懼。出降。獨河副森脇等三百人不降。元
就有疾。招降義久。七月。義久遂致城降。置之安藝
長田。元就圍富田。前後七年而降之。擇其守將。衆
推天野隆重。乃命隆重守焉。振旅而還。元就既并
大内。尼子二氏地。定山陰山陽十三州。命元春掌
山陰。隆景掌山陽。遂令二將畧地於南海西海。當
是時。南海有長曾我部。宇都宮。河野氏。西海有大
友。島津。龍造寺氏。十一年。宇都宮豐綱攻河野通

直。通直來乞援。二月。元春隆景將兵數萬。入伊豫。
拔二城。圍豐綱于大津。長曾我部元親將萬人來
援豐綱。軍于柳原。乃令穴戶隆家當之。而諸軍攻
降豐綱。元親引去。元春隆景以六旬定伊豫。還。誅
和智隆寶于嚴島。以隆元之死有蹤跡也。當是時。
筑紫豪傑高橋宗像。秋月諸族。皆屬元就。大友義
鎮數攻之。十一月。元春隆景與元長將五萬人赴
援。拔三岳。十二年。四月。遂圍立華城。義鎮方攻龍
造寺隆信于佐賀。聞之。與隆信和。五月。使其二將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賴山本
將兵七萬援立華。我軍作塹壘再戰破之。元就携
輝元往長門。遙為聲援。尼子氏遣臣山中幸盛立
原之綱等在京師。聞之。索故尼子誠久子為僧者
為主。更名勝久。糾徂馬海賊入隱岐。六月入出雲。
取新山末次。攻富田。天野隆重有兵三百。佯降誘
其兵二千于城下。擊破之。七月。敵設伏而誘隆重。
隆重謀知。兩射伏中。又破之。元就聞浮田氏應勝
久。遣香川光景定美作。令元春隆景疾攻下立華。
送致城兵于西軍。西軍猶與我相持。九月。故大內

義興庶兄輝弘寓大友氏。借兵五千。海路入周防。
攻鵠峰。元就命班外師。十月。置戍班師。以吉見正
賴為殿而退。至若松渡。取土人質。使其舩以濟。乃
令戍兵致城而還。遣兵援鵠峰。逐輝弘殺之。元龜
元年。正月。元春隆景將兵一萬五千。輔輝元攻勝
久。恐其城守也。宣言兵寡。將納糧富田而還。山中
幸盛聞之。悉甲五千。出于布辨山。我兵擊大破之。
元春攻末次。夜列炬其面。而自背襲之。勝久幸盛
走新山。諸城連陷。八月。元就患痛。輝元隆景歸省。

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一
之二年六月疾篤輝元請遺言元就曰汝視二叔猶我勿違其言則可以守我業矣吾復何言遂卒元就善歌詠有遺集若干卷嘗酒酣慨然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治亂者求友於千載之上卽同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天下亂嘗問左右曰吾於前世人主可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吾乃今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哉元就得一州則擇守將輒戒之曰吾聞侮其人者不有其土汝服膺此言

故新附士民少倍畔者元春得訃哭泣謂將士曰葬奠之任隆景在焉吾當勦敵以慰靈魂是時幸盛在末石元春乃稱攻大山僧徒而急還攻末石幸盛出降偽疾自厠中逃八月元春攻新山走勝久勝久匿京師幸盛爲盜但馬因幡間遂與勝久偕歸於織田信長初信長起尾張畧取近畿武田信玄上杉謙信割據其東皆通使於元就欲夾攻信長謙信特勸將軍義輝召致元就元就罹疾不答三年二月元春隆景遣使答之天正元年信長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攻將軍義昭。輝元與二叔議。遣安國寺僧惠瓊為
和解之。義昭免走紀伊。二年正月。尼子勝久借織
田氏兵。入因幡。陷鳥取城。城本屬山名豐國。為武
田氏所奪。豐國欲復之。因黨勝久。其部將大坪一
之諫之。不聽。一之乃來奔。八月。元春隆景大舉入
伯耆。降豐國。逐勝久。義昭之走紀伊。遂西依浮田
直家。直家弗禮。乃來備後。自託於輝元。輝元謀於
二叔。遂與織田氏絕。計納義昭於京師。先是。三村
家親為盜所殺。蓋直家所使也。直家為浦上氏將。

終篡其備前美作。浦上宗景與家親子元親。皆請
我兵討直家。直家惧。亦因僧惠瓊請滅二氏。約以
備中賂我。元親族親成告元親。通織田氏。穴戶隆
家勸隆景討之。三年夏。圍元親于松山。滅之。元親
宗家穗田氏。前為直家所滅。於是使元就第五子
元清為穗田氏後。居中山城。以鎮備中。信長方攻
一向僧徒于大坂。大坂來乞援。元春隆景遣兵援
之。又餽糧船六百。以兵艦三百護送之。七月。至木
津川。能島來島氏與織田氏水軍戰。破之。奪其二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大艦納糧而返。先是讚岐香川氏淡路管氏皆來屬我。五年香川氏與國人戰來乞援。七月遣穗田元清浦宗勝赴之。破土佐援師。宗勝還掠播磨海濱。與國人黑田孝高戰而還。孝高導織田氏將羽柴秀吉攻別所氏于三木。尼子勝久爲先鋒。出山陽道。取上月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於隆景。欲復之。當是時丹波但馬豪傑使使請元春來襲京師。元春遣兒玉春種先往訶之。會隆景書至。欲與俱赴。上月元春答曰。卿合直家兵可得四萬。不

必須我。我收管內亦可得三萬。留其五千。備大友氏。以其餘援丹波。但馬兵上愛宕山。以瞰京師。信長與吾相持。不能援。上月。上月陷。則荒木村重別所長治必助我。以逐秀吉。於是卿輔輝元直入大坂。與我夾攻京師。以納將軍。隆景曰。是危道也。村重意未可必。而兄弟相離。夾之而東。恐變起其間。先戮力陷上月。然後分道東上。爲未晚也。因教輝元召元春。元春從之。六年二月元春隆景合兵圍上月。直家稱疾。出其兵一萬五千會師。四月秀吉

與村重合兵四萬來援。陣高倉山。我軍作塹柵自守。杉原氏間。夜入秀吉陣。獲首級者數。東軍懼。五月。信長欲自來援。先遣長子信忠及諸將。援秀吉。兵凡十萬人。元長請元春曰。信長自來。則兵衆令一不可敵。今秀吉村重等。爭功不和。天雨月黑。宜夜襲之也。元春使謀之隆景。隆景曰。舉信長全兵。不過二十萬。東備武田上杉。西備大坂雜賀。減六七萬焉。而見在此者十萬。卽自來二三萬而已。我以七萬當之。何必恐也。且我自北路襲。地形不便。

自南路襲。浮田氏心難測。皆非萬全之策。不若固壁毋戰。彼兵衆而糧不繼。將自去矣。乃止。六月。美作出雲兵與東兵鬪于熊川。秀吉自中軍遣二萬騎出援。元長與弟元氏廣家以萬人亂流逆戰。東軍皆騎兵。馳突而來。元長令士卒曰。跪。東兵不能入。逡巡而退。元長令曰。起。如此者再三。追北二十餘町。荒木氏不敢援東兵。浮田氏不敢援西兵。西兵深入。難於退。天野隆重引手兵。上高岡而陣。西兵乃引還。秀吉知我不可力爭。請信長弃城而去。

城陷。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復降。殺之。甲部川上直家已潛通信長。於是稱疾愈來見。元長白。元春曰。直家有異圖。兒請即席誅之。杉原盛重又請之。隆景曰。彼無證而我啓釁。縱得誅之。其國人皆立嗣以抗我。無爲也。乃止。已而直家因惠瓊請二帥乘勢徇播磨。將軍義昭亦促之。元春隆景乃進陣黑澤山。直家享二帥于八幡山。欲伏甲擒之。直家弟忠家潛來告之。元春隆景乃使人言直家曰。聞公欲以我兄弟首獻織田氏。我兄弟並輔少主。未能

順尊意。必欲獲之。請以旗鼓所不敢辭也。旦日分路西歸。直家不敢追。十月。荒木村重叛信長。據兵庫華隈諸城。與別所長治皆乞援於我。我方患浮田氏。又聞南條元續通東軍。未暇赴援。獨餽糧助之。築丹生淡河二城。西達三木。東達華隈。七年二月。秀吉遣弟秀長夜襲取丹生。淡河。定範穿塹布渠。答以待。秀長至。梗不得進。定範募得牝馬數十匹。驅入敵軍。軍馬爭牝相躡。什伍大亂。定範縱兵乘之。擊走秀長。其從子說曰。秀吉必忿而來。窮而

走不若勝而退。乃收入三木。秀吉來不見敵而去。是歲二帥輔輝元東伐。取美作五城。直家不敢出。四月南條元續叛通東軍。其族山田直重諫之。元續弗聽。欲殺之。直重來奔。八月直家攻升形祝山二城不能下。元春將兵赴援。聞其去。轉攻元續種石城。杉原盛重爲先鋒。與敵將南條信正夾長瀨川陣。分兵爲三。渡川大戰。斬信正。元春乃環種石砦之。元續出戰。輒敗。十一月元春隆景復輔輝元東伐。拔備中忍山。十二月我餽饗三木者。襲殺敵

壘將谷衛好。長治出兵應之。大敗。淡河定範死之。八年春三木陷。長治自殺。直家以秀吉令。城于八濱。以二弟忠家基家守焉。二月隆景遣元清攻之。殺基家。四月秀吉侵但馬。因幡。陷鹿野城。取山名氏質。元春赴援不及。七月荒木村重來奔。是月秀吉圍山名豐國。鳥取城。縛質城外。以鎗擬之。以誘降之。城兵曰。我數叛毛利氏。而不被誅。今可復叛乎。秀吉怒。殺質。次至豐國。女豐國遂降。秀吉削其邑而去。城兵皆叛豐國。豐國奔播磨。城兵請我一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將遣吉川經家守之。又城于丸山。九年七月。秀吉以數萬騎圍鳥取丸山。絕其糧道。吉岡質休在吉岡城。夜襲敵營。又迎擊敵兵。走之。奪秀吉馬標。獻之輝元。秀吉遣使招降丸山城。城將斬其使者。投尸城外。秀吉大怒。攻之益急。輝元欲援之。而國兵四戍疆上。在者甚寡。隆景至富田。召募數日。未進。元春曰。鳥取吾管內也。吾不可以待。九月。以六千人馳至伯耆。則城已陷矣。秀吉欲誅國人。免經家。經家弗聽。與丸山鳥取將領皆自殺。以免其兵。元

春得報。切齒曰。吾猶往為經家一戰。將發。又有報曰。秀吉入伯耆矣。乃留陣于馬山。十月。秀吉至。稱八萬騎。陣種石城後。下視馬山。馬山左右湖山。後迫大川。纜通一橋。人人無不震怖。元春命絕橋毀舟楫。自絕走路。三澤為虎。益田藤包私議曰。敵衆新勝。不若避其銳而再舉。請入說之。乃與偕謁元春。元春方釋甲而坐。曰。天大雪。諸君且留飲。因圍爐命酒。醉而鼾睡。二人不敢說。元長廣家以父命。巡視諸陣。穿塹植柵。曰。敵明日必來。比曉敵數千

騎納糧於種石。元春遣銃手斃其一將。敵繼出者萬餘。元長廣家以二千人馳之。秀吉急收其兵。南條元續請曰。盍一戰禽之。秀吉哂弗答。明日引兵而去。元長請尾擊之。元春弗許。十年正月。元春欲復因幡。二月。將兵攻大崎。時杉原盛重既死。其子元盛先登。元春遂復二城。攻鳥取。四月。秀吉將兵八萬入備中。攻高松城。引甲部川灌之。守將清水高治募城內深戶。收叛數百枚。造舟出戰。隆景聞急。乞援於元春。元春卽欲發。山陰將士皆曰。上月

之役。佐公率我師自援。馬山之役。留富田不來。今鳥取幾復。何弃此赴彼爲。元春日。隆景不來。馬山必有以也。吾坐視其危。獨如宗家何。諸君不欲往。吾寧獨身赴之。與隆景共死。將士皆謝。願從。乃留杉原。元盛當鳥取城。而南會隆景。合兵四萬。軍于廂山。輝元陣其西三里。相持未戰。五月。日幡城叛。隆景遣兵攻之。走東將木村隼人。秀吉不敢出援。加茂城亦叛。納東兵。元長廣家以萬人赴之。秀吉復收兵。我兵數獲利。而高松且夕將沒。元春聞信。

長將自來也。欲一戰。隆景曰。阿兄何自輕。乃倣一隊將之爲乎。元春曰。家君以一夜克陶氏。以七年滅尼子氏。蓋小敵宜緩困之。而大敵宜急挫之也。我以北兵。夜襲其北。而卿應其南。必克之。浮田氏觀望不戰走耳。隆景曰。然。會軍中流言三澤爲虎。通款秀吉。六月三日。二帥與元長密會。相山絕頂。議曰。諸將意皆不可測。爲今之計。宜搆于牙營。迎敵決戰。既罷。元長徑詣爲虎。迫其膝坐。曰。聞卿與秀吉通款。信乎。信則斫吾頭。以送秀吉。爲虎惶駭。

曰。是出讒口耳。乃獻誓書。衆情稍定。終期再明襲秀吉。僧惠瓊素歸心於秀吉。爲講和議。秀吉曰。苟使高治自殺。則我可以藉手而去。惠瓊以告二帥。二帥弗肯。明日。惠瓊自入城。諭高治。高治曰。我一死。可以。和兩國。何敢不死。乃與兄月清。軍監末近。乘舟出城。自裁舟中。以出城兵。惠瓊還報。二帥爲之發哀。遂爲盟約。割地講和。南界甲部河。北界馬山。送輝元季父元綱爲質。秀吉送森高政答之。卽日東軍解去。元長在山頂視之。曰。彼無故講和。必

有內變。既而有告曰。信長爲明智光秀所弒。元長曰。果然。吾不與盟。請追擊之。秀吉可生擒也。浮田直家亦請爲援。二帥曰。乘喪背盟。不義莫大焉。終弗許。後秀吉遣我將士。歛書數通。有三澤氏臣雲波書。爲虎乃誅之。輝元既與秀吉和。猶領入州。歲入百二十萬石。七月。隱岐經清弒其叔父清家。初清家代兄領隱岐。養兄子經清。出已子甚五。質于吉田。經清欲通款信長。清家弗聽。及信長死。經清誘殺之。以滅口。因啟清家通敵。臣誅之。元春不信。甚五

訴冤。請自復仇。許之。隱岐士民爲內應。終誅殺經清。八月。山田重直誘殺南條氏精兵數百。九月。伯耆人相驚曰。秀吉戰死上國。重直且來襲矣。元續怖。走入京師。其子小鴨元清亦走。秀吉笑曰。元春設蜚語。不戰而走之耳。元春之智。元續之怯。皆無雙者也。因請元春復之。秀吉誅明智光秀。遂代織田氏居大坂。元春羞屈下之也。居常鞅鞅不樂。讓家元長而老。十一年。九月。隆景遣弟秀包及廣家赴大坂。尋去歲之盟。秀吉悅。秀包有姿容。留之。先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是杉原景盛殺兄元盛。誣以叛事。覺。七月。隆景遣三弟元秋。元政。元康。攻殺景盛。以其弟次郎承杉原氏後。十三年。四月。秀吉伐南海。令隆景元長入伊豫。元長稱病歸。廣家代之。七月。定伊豫。秀吉徙河野通信于三原。令隆景代領其國。賜僧惠瓊來島某各萬石。十月。隆景元長如大坂。秀吉令諸將郊迎。曰。向使兩川變約。則吾豈得至此。因饗之。時秀吉將伐島津氏。囑元長請元春爲先鋒。約封之筑前。元春羞爲秀吉所驅使。弗肯。是歲。秀吉奏請。

以輝元叙從四位下。任侍從。遣黑田孝高促元春。元春不起。輝元曰。公爲我一出。元春不得已。乃與隆景俱發。攻拔小倉城。將移陣松山。疽發背。不得行。隆景與孝高攻拔閏津。下障子岳。進攻賀春岳。元春瘥。將發。黑田氏饗之。供鮭。瘡復劇。乃遺囑。二子以後事。言不及私。終卒。年五十七。元長使廣家奉喪歸安藝。而自從隆景。降賀春守將高橋種元。十五年。三月。豐臣秀長至。合我兵。入日向。抵耳川。進圍高城。島津家久夜襲其營。秀長畏其兵慄悍。

不敢出。元長欲逆戰。弗許。秀吉至。龍造寺氏以下皆降。五月。島津氏請和。秀吉徙隆景于筑前。治名島。賜秀包筑後三郡。治來目。元長道病。六月。遂卒。元長倔強類父。爲秀吉所畏惡。常有退居之志。見於歌詠。遺命立廣家。黑田孝高素悅廣家。色美與之親善。爲言秀吉立之。襲食隱岐。廣家初名經信。於是改今名。是歲冬。肥後豐前盜起。隆景廣家受命討而平之。筑前士民稔聞隆景賢聲。人人相慶。隆景務濶其禁網。漸修治教。做下野足利學校。建

黌舍。釋奠先聖。時亂離日久。人始聞絃誦之聲。十六年。輝元任參議。隆景廣家秀包皆爲四位侍從。九月。秀吉養浮田秀家女。妻廣家。初廣家父兄皆死於西海之役。秀吉曰。吾許之以筑前。會其死。不果。當以西海一州恤其孤。石田三成。大谷吉隆。說秀吉曰。輝元所領已跨中國。而隆景秀包各領一國。備前浮田氏素與之惡。以爲可使相禁也。而亦婚於吉川。吉川今又受封矣。天下無事則已。苟有事。則關以西皆歸毛利氏。爲今之計。莫若就輝元

封內。割予一二州。是名賜封。而實分其勢也。秀吉然之。乃令輝元以出雲伯耆數郡加賜廣家。治富田。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使輝元守京師。隆景守清洲。廣家守岡崎。北條氏不降。召隆景謀之。對曰。先人圍富田。休攻戰。示持久。多縱反間。使其君臣相疑。索其妻孥而招降之。秀吉曰。吾師之也。遂以其計。平北條氏。先是。輝元患吉田隘狹。城于已斐。十九年。成徙焉。更名廣島。文祿元年。秀吉發兵伐朝鮮。毛利吉川小早川氏爲後隊。諸將在朝鮮。

連署稟事。隆景花押。點畫甚繁。福島正則傍觀。謂之曰。押字宜疎。不宜密。不然則臨死作遺狀。不能速成也。隆景笑曰。大丈夫當橫尸原野。何以遺狀爲。正則有愧色。當是時。浮田秀家。石田三成等諸將。在國都。小西行長爲先鋒。進據平壤。平壤以南。至國都城砦相屬。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大兵來援朝鮮。陷平壤。行長敗走。大友義統亦弃城走。秀包與黑田長政將兵迎行長。殿而退。如松乘勝南下。秀家等令諸城砦皆解還。萃於國都。隆景守

開城獨不肯還。曰：諸君皆去，吾當獨留。吾受命外征，固不期生。吾老矣，願與明人一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即敗死，喪一老翁，何損於國哉？秀家等促之再三，隆景不得已而還。與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十里而陣。數日，侯騎報曰：如松兵既至碧蹄驛，蓋十餘萬騎矣。隆景曰：足以試我武矣。乃分兵為六隊迎戰。前軍二隊不利，卻。隆景揮鎗大呼而進，士卒皆奮，莫不一當百。三將自左右夾擊之，明軍遂大

敗。如松隊馬，隆景將井上某鏃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鬪而斬之。如松墮以身免，逐北至臨津，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厯百餘人。如松入開城，視其所失，痛哭徹曉。遂退軍三次。明軍大沮，明之乞和於我。本於此戰也。四月，和成。國都諸將欲撤還，恐虜兵追躡，群議不決。隆景倚柱而睡，石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之有？從之。全軍而還。六月，輝元、義子、秀元、濟海與諸將俱攻晉州，拔之。秀元、元清子也。其幼。元春、隆景，日

之相語曰。何酷肖先君也。時秀吉欲以其外甥秀秋爲毛利氏後。或以告隆景。隆景素知秀吉畏忌已。且不屑受其封。欲返致之。及聞是言。竊度曰。不可使他人汨我宗家。且秀秋妄庸人。養之是養禍也。吾寧任其弊已。而秀吉從容問之曰。參議齡強而無嗣。何如。隆景卒對曰。旣養穗田氏子矣。秀吉憮然曰。吾未之知也。隆景使人馳告輝元。使立秀元。遂請秀秋爲己子。秀吉喜許之。乃讓與之筑前。而自老于三原。秀吉始伐韓之年。自肥前航歸大

坂。過大浦。舟人謀逆。故觸舟于礁。殆溺。秀元以走舸救之。秀吉梟舟人。挈秀元入京師。奏爲四位侍從。報其德也。遂有外征之命。年甫十五。慶長二年。輝元。隆景並爲從三位中納言。與秀家皆修淀河堤。秀元襲輝元官爵。爲秀吉女婿。是年復伐朝鮮。以秀秋。秀元統諸將。六月。隆景病卒。年六十二。隆景爲秀吉所重。參其大計。而持已慎密。讒間不入。秀吉嘗欲徙封毛利氏于九州。隆景辭曰。八州已多。况增一乎。恐不能勝也。且先人所百戰而取不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忍弃之。秀吉乃止。及退老。以誦吟自適。以至於没。
十二月。明兵圍我將加藤清正于蔚山。三年正月。
秀秋。秀元赴援。廣家謂其騎曰。明兵衆而不整。汝
注視其後軍。今將走也。既而果走。廣家以千餘騎。
先追之。明騎將吳惟忠。茅國器返戰。廣家縱橫奮
擊。二將皆奔逃。清正望見之曰。彼以蒲穗爲背幟。
者誰。左右對曰。吉川也。清正曰。勇哉。恨其幟之不
較著也。當贈吾號。乃手取其背幟馬蘭。贈之。廣家
驍名益著。秀吉欲大賞之。僧惠瓊素惡於吉川氏。

乃與石田三成俱廢沮其議。八月。秀吉薨。子秀賴
嗣。毛利氏。德川。前田。上杉。浮田氏。並稱五大老。共
輔翼之。三成等離間諸老。五年二月。輝元饗德川
公于其第。修好交盟。四月。德川公伐上杉氏。輝元
遣廣家惠瓊將兵助之。三成使惠瓊言輝元曰。德
川氏將不利嗣君。嗣君憂焉。將倚公之力以討之。
輝元乃將兵四萬。守大坂。增田長盛副之。三成自
引兵進入美濃。秀元諫輝元曰。秀賴幼睽。何辨臧
否。大人慎勿惑其言。且君與德川盟。未幾背之。可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賴氏正本
乎。不聽。秀元曰。然則大人擁秀賴以東伐。兒請爲
先鋒焉。則諸將從德川者。皆來屬我。我勝必矣。坐
守此地。非計也。又不聽。命與廣家陣瀨田。徇伊勢。
攻拔津城。聞東西之軍會美濃。則北屯南宮山。惠
瓊與長曾我部盛親。長束正家。陣山下。兵凡三萬。
秀秋會西軍。首送款於德川氏。約爲內應。廣家亦
與福原越後定議。勸秀元送款。秀元曰。吾家受託
於幼弱人。弃之歸強國。非義也。且無家君之命。安
可自肆乎。廣家曰。豐臣氏恩澤侯。且叛歸東軍。况

於我家乎。宜速決去就。是利納言也。秀元未決。廣
家密因黑田長政納款。送福原某。粟屋某爲質。長
政使之率衆來屬。擊西軍以爲信。秀元曰。我山下
軍。非從吾降者。吾亦不忍擊之。唯當按甲不動。輝
元在大坂。聞京極高次以天津應東軍。遣元康。秀
包與立花宗茂等攻之。使人入說曰。諸將爲嗣君
舉義。公嗣君姻戚。何獨不從。高次不肯曰。今日之
事。毛利與德川爭雌雄耳。嗣君何關焉。於是攻擊
益急。高次遂致城而去。諸將將遂會美濃。當是時。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西軍蒞輝元。東軍蒞德川公。相持未戰。九月。德川公至。而輝元未至。三成等遂聚議于大垣。推浮田秀家爲將。以秀元爲先鋒。正家、惠瓊往參其議。還報。廣家怒曰。宰相代納言。紆師不能爲秀家前驅。已而三成自來請曰。毛利、浮田分將前後。豈有輕重乎。廣家終不聽。三成曰。然則公止軍於此。見我舉烽。則直襲東軍後。明日兩軍皆陣關原。德川公猶疑我意。分兵當南宮。而進陣桃配野。惠瓊來見秀元。勗之。秀元曰。軍事委廣家矣。惠瓊曰。公太閣

義子。不可斯須忘秀賴。何得此推諉之言乎。秀元曰。吾必如約。惠瓊去。秀元使人謂廣家曰。東軍諸將。其質皆在大坂。弃而不顧。吾亦欲弃福原輩。以應西軍。如何。廣家不肯。已而兩軍大戰。石田氏陣烽起。正家促秀元。秀元欲應之。廣家與穴戶元繼爲先鋒。其兵皆免胄而坐。秀元不得進。乃託傳殮。故失戰期。世人傳笑。遂謂不得已之計。曰。宰相傳殮。是時。秀秋在松尾山。觀望兩端。德川氏促之。乃自後襲西軍。其家老松野主馬怒曰。主公何爲此。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不義之舉。小早川氏所未曾有也。終不肯戰。西軍大敗。我山下軍不戰而潰。廣家因長政謝德川氏曰。秀元宜速謁。顧輝元在大坂。不敢先也。乃下山西歸。長政與福島正則欲止秀元為質。馳出其前路。設帳要而饗之。秀元有脅力。佯醉拗正則手曰。近日見公於大坂矣。奮袂而去。二人不敢止。立花宗茂至草津。得關原敗聞。返至大坂。欲助輝元城守。輝元不聽。秀包亦返至。宗茂欲與俱歸東軍。秀包曰。吾從納言者也。乃入大坂。以疾歸安藝。尋卒。

輝元避城。居于木津別第。削髮稱宗瑞。請降德川公。德川公與其親信井伊直政密議曰。毛利氏右族不可遽加讓削。而廣島其治所也。不奪此。莫以正典刑焉。議未決。會輝元使者來曰。生死唯命。若垂大仁。得領周防長門。望外之幸也。德川公大喜。許之。盡收其餘六州。惠瓊匿伊吹山。出依秀元。聞其通東軍。去匿鞍馬。聞吉川氏來索。又出匿本願寺子院。近江僧樂鎮素與之惡。以告東將奧平信昌。信昌遣兵捕之。從者輿載走東寺。追兵已迫。從

者度不可脫。隔輿刺之。返鬪皆死。惠瓊未殊。遂就縛。十月朔。與石田小西長束等皆梟首京師。輝元徙長門。治于萩城。食三十萬石。不與公役。送其子秀就爲質。輝元既養秀元。而生秀就。及就隆。德川氏欲分長門于秀元。秀元辭之。退居長府。以攝國政。會其室卒。德川公養松平康元女繼之。十三年。又以其孫女妻秀就。秀就時爲四位侍從。十九年。冬。德川公攻大坂。留二婿于江戶。秀元因水野忠元請曰。既辱姻婭。猶何見疑。願爲先鋒効力。許之。

兵解歸國。元和元年。夏。兵再起。秀元先西道諸將。至大坂。斬首三百級。有賞。秀就取海道。阻風後至。無罰。寬永元年。秀元在江戶。輝元使使告之曰。我以二國新封。養十州舊臣。上下共困。不得給公役。念受封無益。欲返致二國。女善計之。使我家不至。滅亾。秀元大驚。因土炊利勝白之。台德公。公令秀元計之。秀元檢二國田。得七十八萬石。輝元聞之。大喜。一年。輝元卒。次年。秀就爲左近衛少將。八年。秀元還政於秀就。大猷公曰。秀元成童爲外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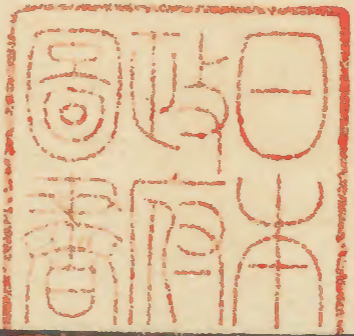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帥門望皆隆。真我老友也。數延與語。子孫仍居長府。食五萬石。就隆居周防德山。亦食五萬石。秀元次子元知居長門清末。食一萬石。豐臣氏質森高政。以森與毛利國音相近。遂冒毛利氏。居豐後佐伯。食六萬石。關原之役。在大坂。削四萬石。此四家與宗家皆存至今。宗家世任侍從。遷少將。而從四位下大膳大夫。為其常銜。襲廣元元就故事也。吉川氏以存宗家之功。世食岩國六萬石。秀秋以內應之功。食備前美作。松野主馬。羞食其祿。去匿京

師。無何秀秋卒。無嗣國除。小早川氏遂不祀。元春臨終遺書戒輝元曰。往日吾兄弟並為先鋒。推子為元帥。今天下已有主矣。子慎勿自視如往日。隆景之將沒也。亦戒之曰。天下將亂。子第退守勿進取。使我家有雄資如先君者。則可否而爭權於天下。是自速禍也。輝元忘二叔言。毛利氏以故削黜云。

外史氏曰。余安藝人也。俯仰其都邑城池。輒懷毛利氏盛時。每觀嚴島。亦未嘗不想見元就之鏖賊。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也。夫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
中。喧呶歐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
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比條宗雲之於
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故其功
効。皆致如此。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
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
事。四隣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爲
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
言順。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

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
州之足圖也哉。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爲其智略所
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後
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知慮。而不
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况當夫危疑之際。
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萬全。吾
見其終身而不及事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以揣
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
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於請之天子。又



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舉朝儀。則存心王室。非一日也。昔者孫堅以英傑之姿。志嚮漢室。奮討強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氏之以關西。抗織田氏。庶幾類之矣。元春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類權。皆絕人之才。而戮力協心。臣事輝元。使之不失舊業。是其義最為不可及焉。輝元雖無孫皓之虐。而不量力度德。而爭衡於中原。宜乎其削弱也。然其封土屹然。猶雄西陲者。豈非由元就

父子之高義哉。

日本外史卷之十二終

日本外史卷之十二終 貞氏正本

